

2014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中篇小说卷)

# 派出所长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



2014年度  
公安文学精选  
(中篇小说卷)

# 派出所长

全国公安文联◎选编

代表本年度中国公安文学最高创作水平  
一年一度的中国公安文学盛宴



群众出版社·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派出所长: 中篇小说卷 / 全国公安文联编.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5. 6  
(2014 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ISBN 978 - 7 - 5014 - 5359 - 7

I. ①派… II. ①全…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5789 号

派出所长

全国公安文联 选编

---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通天印刷责任有限公司

---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

印 张: 9. 8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70 千字

---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359 - 7

定 价: 33. 00 元

---

网 址: [www. qzCBS. com](http://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 com](mailto:qzCBS@sohu.com)

---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3254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文艺分社电话: 010 - 83903973

---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由全国公安文联编选的“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已经出版了十卷，即《2011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三卷，含中篇小说卷《特殊任务》、短篇小说卷《结案风波》、纪实文学卷《追捕始于新婚之夜》）、《2012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四卷，含中篇小说卷《归案》、短篇小说卷《编外神探》、纪实文学卷《亮剑湄公河》、散文诗歌卷《我的贺年卡》）和《2013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三卷，含中篇小说卷《命运之魅》、短篇小说卷《沙堡》、纪实文学卷《追捕深海“掠食者”》）。这十卷作品出版后，受到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全国各级公安机关民警的欢迎和喜爱。为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积极落实好公安部关于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实施方案中提出的“推出更多公安题材优秀文化作品，出版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公安队伍思想文化建设，着力打造公安文化品牌，推出公安文学精品，发现和扶持公安文学创作人才，满足新时期公安民警对公安文化的新期待、新需求，推动公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同时更好地满足社会广大读者对优秀公安文学作品的阅读需求，全国公安文联和中国人民公安出版社决定继续编选、出版《2014年度公安文学精选》。

《2014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入选作品，均为发表后受到读者广泛好评，并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的优秀公安文学作品，代表2014年度中国公安文学创作在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纪实文学、散文、诗歌体裁中的最高创作水平，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具有突出特色，是奉献给广大关心和热爱公安文学的读者的精神大餐。

这是中国公安文坛第四次举办全国性年度公安文学作品精选的征集选编活动。

特别说明：《2014年度公安文学精选》共出版四卷，即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纪实文学卷、散文诗歌卷。入选的2013年度散文、诗歌并入《2014年度公安文学精选》的散文诗歌卷出版。

“年度中国公安文学精选”编委会办公室

2015年5月28日

# 目 录

派出所长 / 少 一 .....	1
截 访 / 张 策 .....	43
她在欢庄的日子 / 王 松 .....	76
淬 炼 / 郑 赛 .....	111
绝对意外 / 宋庆华 .....	175
刑警与毒贩及女人和小孩的一天 / 邵一飞 .....	266

# 派出所长

少 一

—

办公室副主任熊雄多年笔杆子没白耍。年初，他在竞争上岗演讲中技压群雄脱颖而出，当上了大帽山派出所所长。

各乡派出所刚成立那阵儿，大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场地。上面发一纸红头文件，公安局再派几个穿制服的警察，派出所挂块牌子就算成立了。办公多半在乡政府腾出的几间办公室里临时凑合着。条件稍好些的乡镇就出钱租栋民房让派出所单独办公。多年过去后，该买的买，该修的修，派出所大都有了自己的窝，只有大帽山派出

所至今还寄居在乡政府那几间破旧的办公室内。本来，乡政府前年新盖了办公楼，可搬家的时候没有派出所的份儿。乡长贺东山安抚民警说：“不慌不慌，派出所已经规划好了，单修。”寄人篱下的日子不是个滋味，四名警察就好比过继出去的儿子，一边看老百姓的脸色，一边看乡政府的脸色，两边都是爹妈的脸。所以，局长和熊雄谈话时忧心忡忡地说：“小熊，新官上任，我不需要你烧三把火。你只给我办好一件事，用两年时间，配合乡政府尽快把全市唯一的这顶无房派出所的帽子摘掉，别让警察砸死在危房内。”

履任之前，熊雄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派出所的新址乡政府早定下来了，公安局也拿出了设计图纸，只是因为没钱无法开工。乡政府答应，除了无偿划拨地皮外，另外给派出所三十万元启动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安局自己解决。大帽山乡的财政就好比老婆婆的奶袋子瘪瘪的，公安局担心乡政府吹泡泡，就一直耐着性子等。可是，地皮上的杂草岁岁荣枯，那三十万元启动资金至今仍没个着落。局里没耐心再等下去了，就拿前任所长向力当出气筒，认为他工作不力，摆不平乡里主要领导，于是将他调回局机关，安排到网监大队任教导员。熊雄从局长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自己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想方设法把乡政府答应的三十万元钱“哄”到手。只有这笔钱到位，无房派出所的帽子才有可能摘掉。只有摘掉无房派出所的帽子，他头上扣着的这顶派出所所长的帽子才戴得安稳！

去大帽山乡的简易公路一直和山边一条溪沟纠缠着向上延伸。这条溪沟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兰溪。从山脚往上看，云雾深处的大帽山莽莽苍苍，云蒸霞蔚，像一幅山水画远远地铺在视野里，很是养眼。相比之下，路边的兰溪却唱着反调：干涸的河床上裸露着泥白色的卵石，只有卵石上残留的枯萎苔藓能唤起路人对雨水的记忆。偶尔能看见一幽幽红褐色的水就像营养不良的牲口拉下的尿渍。一股带着矿物质的腐臭气味从河床上散发出来，弥漫在空气里，刺得人的鼻子瘙痒，喉咙发涩。随车来接熊雄上任的教导员张言喜解释说，大帽山煤矿给周边造成环境污染，拉煤的重车把公路



压得坑坑洼洼，老百姓因为人畜饮水和交通出行问题一直在闹事，大帽山乡的治安形势短时间内恐怕好转不了。熊雄听在心里，一言不发。警车像一只摇篮颠簸着向山上爬行，他的心也跟着揪紧爬高，渐渐吊起来。

警车拐过一个弯后，熊雄老远就发现前边一座桥面上堵着两辆货车，旁边围聚着许多人。

“怎么回事啊？”随行的朱副局长问。

张言喜语气慌乱地回答：“肯定又是老百姓堵路了，我们绕一绕。”

朱副局长从副驾驶座上回过头来，很随意地看了熊雄一眼，然后转过头去装睡。

熊雄脑海里顿时呈现出古装影视剧里官员鸣锣出行、怨妇拦驾喊冤的画面。他对换挡减速的司机说：“不绕了，开过去看看。”

张言喜从后排伸过头来，提醒熊雄说：“贺乡长和韦书记在乡政府等着，你看……”

熊雄没好气地说：“我们连路都没的走了，他们等等又怎样？”

说话间，警车驶近桥边。

坐前排的朱副局长继续装睡。熊雄、张教导员和政工室主任岳克凡下了车。熊雄看到，这座小石拱桥的东头横着一辆空货车，将一辆驶入桥面的重型煤车呈“T”字形堵住，桥的周围零乱地聚集了三四十个村民。场面和熊雄预期的大不一样。见了警察，人们不是围拢过来，争先恐后地陈述事由，发表看法，提出请求，而是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各就各位谁都不动，也没人吱声，好像这帮警察只是吹过桥面的一阵山风，可有可无。

张言喜拍拍横在桥面的货车的车厢板问：“谁的车？”

“我的。”一个打赤膊的男人举起右手，脑袋扭向一边，眼睛不朝这边看，颇像做了坏事认打认罚的调皮孩子，样子有些滑稽和刁蛮。

“岩坨，你又在惹事是不是？”张言喜看看车后停着的那辆煤装得像山一样高的货车，问一句。

叫岩坨的人说：“不是我惹事。我搞出租，一天两百块。我花钱买车总是要挣钱的吧？”

“你少给我耍花招，赶紧把车挪开，恢复交通，不然……”

张言喜的话没落音，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村民就好像被戳破窝的马蜂，纷纷嚷嚷着围上来，七嘴八舌地向张教导员开火。

“岩坨的车是我们大家出钱租的，谁也没有权利让他开走。”

“你们这些当官的，也不睁开眼看看。”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用青筋暴凸的手指着后面拉煤的大货车说，“这些家伙恨不得一车拉走一座山，好好的公路让他们碾得稀烂。这是我们大帽山人辛辛苦苦修的路啊，今后还走不走？别人不心疼我们心疼！”

有人开始起哄：“政府不管，我们自己管。有本事，派出所把我们抓去坐牢。”

“对，要坐牢我们都去。反正连出路都没有了，坐牢也不稀罕。”

……

张言喜面对这番猛烈的炮轰无言以对，束手无策。熊雄一直没作声，他在探查真相，静观事态发展。他要找出问题的症结到底在哪儿，然后才好对症下药。现在，事情总算有眉目了。张教导员眼看快顶不住了，熊雄跳上一个最高的桥墩，放开喉咙说：“乡亲们，我是新来的派出所所长，叫熊雄……”

“听说刚走了一个熊包，怎么又调来个姓熊的货？这不是臭屁调寡鸡蛋吗？”没等熊雄把话说完，岩坨就抢着喷出这么一句。他的话立刻引起众人一片哄笑。

“我在大帽山的工作刚刚开始，以后和大家打交道的时候多着呢。是英雄是狗熊，我们走着瞧。”熊雄心知碰到了刺儿头，没有计较岩坨的揶揄，说，“这样吧，一周之内，我会把大家召集到一起，会同有关部门商量解决超载运输的问题，尽量让大家满意。现在，请挡路的货车让开，大家各自回去忙自己的事情吧。”

熊雄的话没有得到预期响应。村民们似乎听多了信誓旦旦，全把熊所长的承诺当作耳边风。三三两两的人依然扎成一堆，有说有

笑地呱唧闲聊。

这时候，煤车上的司机跳下来，不识时务地走到熊雄身边，打开一包“芙蓉王”，要给警察递烟。

熊雄对司机这种拍马屁行为十分恼火，摆着手说：“我看到烟就作呕。”

司机正尴尬的时候，熊雄想，公路确实被轧得不成样子了，看这阵势，今天如果不来点硬措施，恐怕过不了这一关。他思忖片刻后对司机说：“请问你的车现在载重多少吨？”

司机嗫嚅着说：“这个说不好，大概有12吨。”

“12吨？你脑壳进水了吧？”岩坨马上反驳，“老子跑车十几年，你这车煤少于20吨我包赔。”

熊雄指着桥头写着“最大限载8吨”的石碑对司机说：“那好，就按你说的12吨，请你把超载的部分卸下来，再转运出去。”

司机脸上堆着苦笑，说：“我只有一双手，怎么卸？”

熊雄扫了桥面一眼：“你可以请人嘛。”

众人好像听出了弦外之音，马上附和说：“我们帮你卸车，不要你开工钱。”

司机走近熊雄，憋着嗓门儿低声说：“熊所长，这是周矿长的货，请你行个方便。”

熊雄知道大帽山煤矿老板姓周，故意问：“哪个周矿长？我不认得。”

“就是大帽山煤矿的周老板周大天。”

“我还以为是周天呢。”熊雄摆摆手，“不要耽误时间了，抓紧卸煤去吧。”

司机知道没戏，只好讪讪地把车倒回去，退到路边。

熊雄说：“乡亲们，大家出把力，帮助司机把车厢板以上的煤卸下来，工钱就免了，只要人家往后不超载，就放人家通行。”

大家等的就是这句话。几个壮劳力一窝蜂似的爬上车，开始往下扒煤。黑金往车下流淌的时候，岩坨也开始发动汽车。道路在车轮的移动中变得宽阔起来。

警车重新上路。

朱副局长沉吟着说：“熊所长，这是你上任后的第一次摸底考试，要我评卷的话，八十分。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 二

警车开进乡政府院子的时候，将近中午时分。乡长贺东山和管政法的书记韦天光早就在院子内等着了。

下车握手后，一行人往乡政府的小会议室走去。熊雄看见了挂在一楼西头的“岩门县公安局大帽山派出所”的牌子。白底黑字的木牌经风历雨已显斑驳，“派”字居然少了最上面的一点。牌子下面的台阶上蹲坐着一个男人。男人和熊雄对视了一眼，好像有打招呼的意思。熊雄一抬步，走进了会议室。

见面会很简单。先是朱副局长把熊雄介绍给乡里两位大员。朱副局长和他们是老熟人了，没多少客套话，只说：“熊所长，大帽山是你施展才华的舞台，是英雄是狗熊，你要拿成绩说话。我相信，乡党委和乡政府对派出所的工作会高看一等，厚爱一筹。”

前任所长向力就是贺乡长力主调走的，朱副局长的话里暗藏玄机，贺乡长肯定听出来了。他说：“把小熊这么优秀的骨干派到大帽山来，说明公安局对我们大帽山乡的工作很重视很支持。我代表乡党委、乡政府表个态，对派出所的工作一定重点倾斜。请熊所长放手大干，乡政府做你的后盾，我就是你们的盾牌。”

最后轮到熊雄表态发言。熊雄能说会写，顺风赶的话张口就来：“派出所的工作就是给乡党委、乡政府铺路子、搭梯子、抬轿子。有乡党委、乡政府的关心支持，派出所没有干不好的工作。”

午饭是在乡政府食堂吃的。

贺乡长指着满满一桌子菜对朱副局长说：“虽说没有外面馆子里气派，但我们这些菜都是乡政府菜园子内自产自销的土菜，绝对环保，吃着放心。”

朱国清和贺东山是高中同学，他俩说话很随便。酒喝完以后，

朱国清说：“贺乡长，局里看好我俩的私交，今年调整分工，特意安排我联系大帽山派出所，并且明确指出，今年的头等大事是把修建派出所的启动资金筹措到位，力争尽早把全市唯一的无房派出所的帽子摘掉。我就想啊，这么重的任务，光靠我和熊所长是完不成的。有老同学在这里主政，我就省心了。乡政府要给力啊！”

贺东山接话说：“我知道公安局对我们乡政府有意见，而且意见还很大，不然不会临阵把向所长调走。”贺乡长的酒杯一直端在手里没有放下，他环顾左右继续说：“请各位放心，乡政府办公楼已经落成，今后我们的中心任务就是把派出所修起来。只要派出所全力配合乡政府的工作，这个任务不在话下。说句良心话，要不是派出所几位弟兄没地方安身，那栋破房子我早就拆掉改建食堂了。”

朱副局长说：“我给老同学交个底，那顶无房派出所的帽子摘不摘我倒不是太上心，我担心的是派出所几条人命。如果真出点儿什么事故，谁都担待不起。既然贺乡长态度这么坚决，信心这么足，就算帮了我的大忙，需要公安局配合的你只管吩咐，我这边尽力而为。来——”他起身邀了熊雄和张言喜，“我们一起敬乡里领导一杯酒，表示谢意。”

贺乡长喝酒的动作很潇洒。他站起身来，把座椅挪开，人往后退至墙边，然后脑袋朝天一仰，一杯酒甩进喉咙，杯子收回来干净利索。然而细心的熊雄却发现，贺乡长背后的墙面上湿了好大一片。放下酒杯，贺乡长对熊雄说：“熊所长，大帽山煤矿的周边环境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要解决，派出所绝不能手软，对那几个挑头的人不采取强硬措施不行。说句心里话，前任所长向力人还是蛮不错的，有水平，也有能力，但在这件事情上，在和乡党委、乡政府保持一致的问题上打了些折扣，手段软了一点儿，有时背后还搞点儿小动作，耍些小聪明，造成了我们工作中的某些被动。我相信，熊所长会改变这种局面。”

政法书记韦天光接着补充说：“煤矿的事情关系到乡政府的‘菜篮子’，所以贺乡长特别重视。不过，我看要解决好并不难。这里面不光是认识问题和态度问题，还有方法问题。我相信，熊所长

会比前任做得更好。”

朱副局长和熊雄都听出来了，韦书记的话里有暗示，他在向派出所说话，意思是让熊雄他们注意工作方法，不要和贺乡长硬顶硬地抬杠。

朱副局长说：“是啊，锅里没有，碗里就没有。熊所长要明白这个道理。不过——”他转向两位乡领导，“小熊一直待在局机关，对公安基层工作有个熟悉过程，加上做公安工作有时要在各种困难和压力面前受夹板气，还请贺乡长尽量给派出所松绑，让他们腾出手脚，集中精力谋划好建所的事。”

贺乡长“嗯嗯”着，突然切入新的话题：“听说你们在来的途中碰到刁民堵路，差点儿过不来？”

朱副局长看了熊雄一眼，说：“是遇到一点儿麻烦，不过很快就解决了。”

熊雄从贺乡长的口气里听出了一种不好的倾向，避开锋芒说：“贺乡长，这件事情容我调查后拿出个解决办法，再专题向您汇报。”

把朱副局长送走后，熊雄朝派出所办公区走去。他发现那个男人还堵在所长办公室门口。男人身边放着一副木拐，拐顶部包的布已经磨得陈旧发黑。

不等熊所长发问，男人撑着双拐站起来，声称要找新来的所长。

张教导员对瘸腿男人说：“老袁，我说过多次，你那事儿属自诉案件，要上法院打官司，派出所不好管。怎么还往这儿跑？”

因为房子紧张，熊雄的所长室内并排放着两张办公桌，教导员张言喜坐他对面。张教导员54岁了，是全局资历最老的教导员。他是大帽山本地人，妻儿老小就住在大帽山村。每年年底，在大山里干久了的警察都向局里递报告，申请往县城里调，只有张教导员认为，井里鱼儿井里好，一直鱼不动水不跳。

张教导员不想让熊雄在上任头一天遇到糟心的事情，所以想出

面将瘸腿男人挡住。

熊雄却有点儿烦他了：人家点名找所长，关你什么事呢？他虽然心里这么想，但是没说出来。

吃了闭门羹的瘸腿男人并不气馁。他不理睬张教导员，也不问熊雄是不是新来的所长，走进所长办公室，最后在墙边的沙发上坐下来。男人看上去50多岁，黄铜色的脸上皮吊吊的，额上几道抬头纹像刀刻似的有棱有角。他穿一身整齐的旧军装，左脚上的解放鞋破了一个小洞，半截拇指露在外面。

熊所长从饮水机里接一杯水递给男人，自报家门说：“我是新来的所长，姓熊，你找我有什么事？请讲。”

男人一看就是那种老上访户。他不慌不忙地掏出一个塑料袋儿，在里面扒拉半天，拿出份儿皱巴巴的材料，欠身要呈给熊雄。

熊所长趋前一步接过材料看起来。原来，瘸腿男人叫袁世佳，和张教导员住同一个村。10多年前在大帽山煤矿下井挖煤时，腰被洞壁掉下的石块砸伤。出院后在家休息了两年，可是髌关节一直疼痛。袁世佳硬挺了几年，撑不住了，才到县医院拍片检查，结果诊断为滑膜炎，医生说，应该是曾经受到外伤所致。要采取封闭治疗、理疗或者卧床休息配合牵引及药物治疗，但凭现有的医疗技术，想完全治好希望十分渺茫。袁世佳去找煤矿要钱治病。可是，老袁受伤时煤矿还是乡里的集体企业，后来改制卖给了私人老板，而且先后转卖了三个主，谁也不愿站出来埋单。煤矿老板说，你袁世佳离开煤矿多年后，查出个滑膜炎的毛病，怎么能肯定就是那次事故落下的后遗症呢？你在家好几年，就不可能整出点儿事儿来伤着自己？推来推去，煤矿老板最后把责任推到了乡政府头上。可对袁世佳来说，找乡政府等于是拿竹竿捅天——够不着。袁世佳拄着双拐，整天找煤矿、乡政府、司法所和派出所讨说法，结果谁也给不了什么说法。他就像一只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在人家的肉案下被撵来撵去，除了怩一肚子气，连块骨头都没啃上。

熊雄常年在办公室工作形成了习惯，看着看着，很自然地 from 包内拿出笔记本，开始摘录材料上的情况。他发现坐对面桌的张教导

员在窃笑。熊雄把张教导员的笑读懂了——自己原来一直趴在局机关办公桌上写八股文章，从没接触过基层工作。现在初学剃头，偏偏碰到个络腮胡子。张教导员肯定是在笑话自己书生气太重，干了件狗拿耗子事情。

可在熊雄看来，袁世佳的事情是应该管一管的。他有足够的自信，如果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搞不定，自己的所长就没什么当头了，不如早点卷铺盖走人。所以，熊雄对袁世佳说：“老袁，你反映的情况我知道了。派出所需要做些调查，再向领导汇报，研究处理办法。总之，你这件事情派出所管定了，我是这里的所长。”

熊雄最后的强调是冲袁世佳说的，也是故意说给张教导员听的。

“熊所长，你要做调查，还要汇报研究，估计要好长时间？我等不起了。”

熊雄说：“具体时间我还不死，但我会尽力。”

“你不会跟前任向所长一样吧？他许了我三年，最后拍屁股走了，让我白等了三年。”

张言喜听不下去了，呵责袁世佳说：“老袁，你说话放客气点儿好不好？想让人家帮你，嘴巴还那么臭，换成你，你舒服吗？”

袁世佳根本不买张教导员的账：“我和所长说话，你搭什么讪？有本事你也弄个所长当当！”这么抢白了还不算，老袁回头又对熊雄放狠话：“是话是屁，我先信你一回。”

“张教导，我想请教一个问题。”看着袁世佳走远了，熊雄让张言喜给他说说老袁的情况，当然是不带偏见的。

原来，袁世佳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滑膜炎的事儿，他和大帽山煤矿的环境污染绑在一起了。张教导员说：“凭良心讲，他的病本来是煤矿事故造成的。当时煤矿效益蛮好，袁世佳的要求也不高，如果当时给他些钱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了，不会闹成现在这样子。可是，几任乡长都不埋单。现在，大帽山煤矿环境污染和道路损毁的事情一出，老百姓就把瘸腿袁世佳推到前台，动不动就封路、堵煤矿。麻烦一来，乡政府就让派出所救火。袁世佳一个瘸子，穷得卵



屑精光，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向力所长就是这么被逼走的。”

“许多事情是被人为搞复杂的，这成了许多人为官从政的通病。能办的事情久拖不决，非要把人家逼到对立面上去，你让老百姓怎么满意？”熊雄说，“张教导员，不管你以前对袁世佳怎样认识，但我认为我们的屁股要坐正。”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是土生土长的大帽山人，和袁世佳同村同组，儿时就玩在一起，内心不向着他是王八蛋。人，真是个命。得了滑膜炎本该躺在家里休息，可袁世佳这些年东跑西跑，从没消停过，他不病垮也得被拖垮。”张言喜停了片刻又说，“可是，贺乡长那人太难伺候了，心胸只有鸡屁眼儿大，赌气要和袁世佳干到底。袁世佳稍有动作，贺乡长就让我摆平他，弄得我两头不是人。”

人在一生中会遇到许许多多的人，但和大多数人注定只是擦肩而过，只有极少数人会成为相知的朋友。张言喜应该属于后者。熊雄说：“老张，我需要你的帮助。我们用心做事，用情待人，共同把所里的工作干好，把难关渡过去。”

### 三

熊雄需要了解一下大帽山煤矿的情况。

他上任伊始碰到的张岩坨和袁世佳两个人都与大帽山煤矿有丝丝缕缕的联系。一周之内解决问题是他向堵路村民作出的承诺。所以，不把煤矿相关背景搞清楚，熊雄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

张教导员介绍说，大帽山煤矿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建成的中型煤矿，年产量高峰期达到60万吨，原属乡政府的集体企业。经营几年后，乡政府把煤矿承包给了私人老板。后来，煤矿不景气，乡政府干脆将企业改制，以500万元的价格卖给了外地老板，外地老板吃饱喝足后又将煤矿转卖出去，前后换了多个主。山还是那座山，树还是那些树，洞子越打越深，煤渐挖渐少。可是每转手一次，价格都翻着跟头往上蹿，据说现在的老板周大天花了4500万元。有一点让熊雄颇为费解，按理说乡政府一锤子买卖把大帽山煤